

前言

郭振羽 罗福腾

新加坡是一个样本，一个可以用来观察、研究涵盖政治、经济、商业、金融、贸易、民族、社区、文化、宗教、语言等各个领域的不错的样本。这得益于她所处的优越的空间位置、广泛的人口来源、融合的东西方文化类型、成功的经济成就、卓有成效的政府管理等诸多因素。

很自然地，新加坡也是研究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主要研究社会内部各个层面（例如国家语言政策、文化准则、语言变体、交际情境等）对语言运用的影响以及语言对社会的影响。新加坡作为二战之后独立的新兴国家（潘翎、崔贵强，1998；王赓武，2002；柯木林，2015），不仅具有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特性，而且是一个移民比例甚高的移民国家。原住民马来社群、南来的华人社群、东来的印度人社群、殖民时期居留此地的欧亚裔社群，共同构成了本地的人口大熔炉。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新加坡的国家语言政策规划的依据为何？各族群语言在国家语言规划中的地位如何？官方语言与母语的关系怎样？各族群对于官方语言、祖传母语（heritage language，又译作族裔语）的学习和使用有何态度和行为？教育媒介语与母语教材的编写有何演变？单语识字率与多语识字率是怎样的关系？单语家庭与多语家庭的面貌与背景有何差异？传统纸本媒体、有声媒体与各族语言的关系怎样？母语教学与二语教学的经验为何？所有这些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语言和教学课题，无不吸引着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一边厢，在英语为

媒介语的西方学术界里，以新加坡语言规划与政策、新加坡式英语、各族语言现状与历史为课题的成果，屡屡见诸学刊；另一边厢，在华语为媒介语的学术界里，探讨新加坡语言政策、华语华文教学、二语习得、华族语言和方言等著述，也是见诸于各类华文学报和期刊。例如，据本地华语研究重镇——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Singapore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SCCL）的项目“新加坡华语语文教学文献类目与综述（1965–2015）”显示的数据，光是华语文的教学论文就有一千七百篇之巨，可谓成果斐然，蔚为大观。

本书的第一作者郭振羽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任教于新加坡大学时，便开始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的互动，迄今近乎半个世纪。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时期，他主要以英文发表了多篇有关本地社会语言学、媒体与传播、家庭与婚姻等论文，并出版专书数种¹。

在华语华文世界，郭振羽发表的有关本地社会语言学的论著并不多，除了几篇国际学术会议演讲、记者访谈（如：《方言不是毒蛇猛兽》，见《怡和世纪》2017年）等，较为受到关注的是1985年在台湾出版的专著《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共176页）。该书作为《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之五，由台湾正中书局印行。当时（1982年8月至1983年2月之间），郭振羽应邀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将在新加坡教学和研究期间累积的社会语言学资料汇总分类，写成该书并刊行，出版至今未再重版。不过，即使过去了几十年，仍然可以见到学者们在征引其中的数据和分析，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子，时常在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中引用，可以说是研究新加坡社会语言学课题的拓荒之作。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从1985年出版该书到现在，三十多载转眼飞逝。2019年年底，郭振羽打算以当年的著作内容为基础，补充三十

¹ 本书第一作者郭振羽早期有关社会语言学课题的部分英语论文篇目，请参阅书末文献附录。

多年来新加坡社会与语言的实践、资料与数据，前后连缀成篇，出版一份反映新加坡自建国以来的语言与社会的研究报告。于是，便跟罗福腾商量，希冀二人合作，四手联奏，共同完成这一心愿，以回馈学界。这便是本书写作的缘起。

这一写作计划很快得到新跃中华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符诗专副教授的大力支持。研究中心即刻委任顾楠楠博士做科研助理，协助搜集信息和资料。同时，也计划将该书收入“新跃人文丛书系列”第11种出版发行。

2020年1月底、2月初暴发的冠病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严重冲击。政府为防病毒传播，收紧各种管制措施，勒令人人居家隔离。所在大学员工全部改为居家办公，教学和考试也改为线上进行，自然也对本课题的资料搜集、数据查阅、写作进度有不少延宕和影响。作者二人原本可以面对面地轻松交流，受疫情限制也只好改为在线视频交流。经过将近两年的写作、修改，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全书的写作。

写作伊始，作者二人就设定本书的写作框架、课题主旨要与1985年台湾版本《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一脉相承、密不可分。即使现在的篇制有所增益和扩充，各种数据和分析更能彰显出几十年来的动态演变，但是，作者还是愿意把此书与当年台湾版的书稿承接起来，以期展示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这一个课题、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面貌，呈献给学界朋友，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新加坡作为一个社会语言学的范例，有哪些可汲取的经验，有哪些可资借鉴的教训。也正是出于这一意愿，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社会转型时期有关语言的争辩、辩论，本书特意保留了台湾版本所收录的郭振羽有关几次论辩的资料，从中可以一窥四十年前当时的民众心态与语言态度。

几经讨论、切磋，终于确定全书一共包含九章内容：第一章，导论，综述新加坡社会基本状况；第二章，讨论社会语言的生态面貌；

第三章，探究国家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理据与目标；第四章，分析单语识字率与多语识字率的重大课题；第五章，分析、观察新加坡家庭所用语言的静态与动态情况；第六章，讨论新加坡语言与教育的相关课题；第七章，观察大众传播与语言的使用情况；第八章，推广华语运动分析；第九章，结论：多元与统一。

在本课题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遇到过不少挑战和困难。仅举三例。1、社会语言学研究离不开数据的分析与讨论。本地每十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为本课题的讨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源。不过，面对海量的数据，面对纷繁的项目，面对庞杂的分类，哪些可取，哪些当舍，颇难斟酌，有时不得不忍痛割爱。是的，数据是抽象的、枯燥的，但是数据是扎实的、可信的。数据会说话。离开数据，便很难具备现代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特点了。有的时候，我们陷进数据“矿井”之后，数日攀爬不出来！当遇到某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前后对应不起来的时候，也不得不求助于国家统计局予以协助。2、如何弥合学术视野的差异问题。本书的作者各有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第一作者早年受过严格的社会学、传播学的训练，对东西方的社会语言学理论、语言规划原理有较好的把握，后来有机会参与国家多个部门委员会的筹划运作，对国家语言管理层面的了解更广泛。所有这些专业优势，都使得本书的探讨具备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前沿意识和创新意识相结合的基础；本书的第二作者早年的学术训练集中于华语本体观察和分析，对华语的音韵、语法、方言、文字有较多感觉，后来逐渐转移研究兴趣，对新马社会语言学课题有些许观察和实践，偶有文章见诸学刊。作者二人虽求学年代不同，教育体系不同，学术视野有别，但是，彼此共事十余年，有多次的研究和教学合作经历，因此，整个写作过程是愉快和顺利的。3、如何保持学术语体风格前后的照应与统一问题。本书的两位作者来自不同的地域，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都有不同。第一作者早年在台湾接受基础教育，在美国进修并教学多年，表达与书写的语体风格显示社会科学训导影

响，时有欧化句式的表达方式，第二作者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是在纯华语的环境中完成，书写的语体风格略有不同。但是，两人合作在互补互成之余，努力协调二人的表达风格以求和谐。所幸，得益于科研助理顾楠楠博士从数据到技术的大力协助、得益于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符诗专博士的大力支持、得益于新跃社科大学人文与行为科学学院院长陈爱强博士的理解与支持，得益于新加坡统计局工作人员的协助，终于完稿并与读者们见面。

最后，要感谢著名社会语言学专家、香港城市大学邹嘉彦教授。疫情肆虐，人人自危。教授不辞辛苦，百忙之中审阅书稿，并写下近六千字的长篇序言，洋洋洒洒，高见迭出，令人钦佩之至。在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中，邹教授探讨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应用等课题，东西贯通，成果丰硕。他不仅对亚洲地区之国家或地区（如以色列、新加坡、香港、台湾、大陆以及东南亚各国）的语言规划有深邃观察，而且对欧美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规划（如比利时、瑞士、魁北克等）的观点，也是独步学界。邹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就对新加坡语言与社会的多个课题有进一步阐发。例如，他对本地四种官方语言功能的阐释，对双语教育政策的评论，对三层语言、双层语言的创建性论述（高层语言、底层语言），都对我们富有启迪。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邹教授对“新加坡特色的英语”的认可与赞许，令我们耳目为之一振，这超越了我们现有的、既定的看法。他说：“从历届领导人的公开讲演和谈话，到CNA的英语广播和海外的新加坡国际学校，更甚至新加坡派遣队伍到蒙古和中亚地区推广教育有关的企业，所用的英语也或多或少呈现显著的新加坡特色，这种‘新加坡特色的英语’已经享誉国际，而不为国人广知，自是群众社会亦引以为荣，可政府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接受此等荣誉。”这段评论，赞中有弹，褒中有贬，值得琢磨。邹教授所言“新加坡特色的英语”概念或较为宽泛，不同于本书、本地人所认知的、边界较窄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但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凝眉深

思！“新加坡特色的英语”是否值得本地人以此为荣？“新加坡特色的英语”未来走向如何？序言更进一步直言：“各族群的语言标准都源于多元的境外文化，无助于统一。”听起来，是在鼓励本地社会要建立、发展富有自己特色的语言标准！不得不说，这是很大胆、很超前的主张！行笔至此，我们期待读者仔细阅读邹教授的序言，其学术价值不亚于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本书能得到邹教授的独到点评、深度阐发，确是万幸之事！

此书成书于冠病大流行时期（2020年至2021年），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难免有瑕疵、错讹、疏失甚至错误，读者朋友如有发现，欢迎不吝赐教。电邮地址：ftluo@suss.edu.sg。

2021年12月12日初稿

2022年6月8日定稿